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十六
至十七



13
849
137



43
849
137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七

傳檄

宋袁豹為高祖太尉長史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

伐蜀使豹為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

義難以求安憑阻負險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

數故成都世祀華陽無興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

冊府元龜 將帥部

遘紛波振塵駭覃及遐裔最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
相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
西服隔閔皇澤自義風雷靡天光輝及昭晰舊物烟
燭區宇以庶務草創未遑九伐自是以來奄延十載
而野心不革游魂伺隙招聚通叛其相封殖侵擾我
蠻獠搖蕩我疆陲我是以有治州之役醜類盡殪匹
馬無遺桓謙折首譙福烏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
今北狄露晞南寇埃掃朝風載躋庶績其凝康哉之
歌日熙比屋之隆可詠孤職是經畧思一九有眷彼
禹跡願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荆郢瞻望巴漢憤慨

交潁清江原於濫觴澄氛禳於井絡誅叛柔遠今也
其時卽命河間太守蒯思下邳太守劉鍾精勇二萬
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喜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
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遣輔國將軍索懇
總漢中之衆濟自劔道振威將軍朱容子提寧州之
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大綱宏掩衝翼千里金鼓萬
張組甲貝冑景渙波燭華夷百蠻雲會霧臻以此攻
戰誰與爲敵况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硤
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
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難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

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強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
安於庸夔劉禪不敢竄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
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之前事當今
之元龜也盛如盧循強如容超凌威南海跨制北岱
樓船萬艘掩江蓋汎鐵馬千群充原塞隰然廣固之
攻陸無完雉右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
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
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焉明王化雖驅迫于時本非
與主從其淫虐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量而時
命寇讎之戮崎嶇豺狼之凶豈不遡誠南凱延首東

雲普天有來蘇之望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者之師
以仁爲本捨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所加縱身而已
其有矜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
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福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
有迷復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
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巴東王休若爲鎮東將軍明帝卽位召行會稽郡事
孔覲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覲與吳郡
太守顧深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
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帝以庾業代延熙爲

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熙爲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休若董統東討軍事移檄東土曰蓋聞鳳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囂迹貪亂終殄宗祀昌憲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鑒戒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瞻業綴旒皇上二雄集瑞應獻還歷鳳儀煌昇龍輝電舉盪穢紫樞不俟條牧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配斯光而群凶恣虐協扇童孺蕞爾東陲復淪醜跡卽回從愿蜂動

蟻附聖圖寔發神威四臨羽驛所屆義旅雲屬機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効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蒞中陳或飛霜江蠡或騰焱荆河金甲燭大庭囂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驕銳五千熊行虎步龍驤將軍王牧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群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較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將軍垣恭祖步兵較尉杜幼文穴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竝

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貞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猥承人乏總司戎統聳劔東雲馳憤海曲歎氣則白日盡晦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勅不勅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群迷弗辨堯桀拒轍之臂擬雷霆之衝已枯之葉當霜颺之墜尺監所謂寒心匹婦所爲歎息夫因禍致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事明筮若能相率歸順投兵效款則福鍾年祉慶覃來裔孰知身軀宗皆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顯食邑千五百戶開國縣侯生擒顯琛千戶開國縣侯斬

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帝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帝又以吳喜爲建武將軍東討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同逆尋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耶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奉來翰搜尋狂惑良深悵念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群逆狡扇滅此晷刻君等勳義之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鷄不懷食甚今練勒所部星

丹府元論 傳機 卷之四十一 十九
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

山陽王休祐爲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商琰反
休祐出鎮歷陽督護國將軍劉劭討之琰軍累敗休
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各
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
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
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
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逆
走彼早乞活尚蒙恩恕宴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
橫陣况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

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太子並保榮爵何故苟因士
民自求壑贖身膏斧鑊妻息並盡老兒垂白東帝受
刑耶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彼日太宗又遣王道
隆齋詔宥琰罪劭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絕人
倫昏虐險穢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寮縱毒
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迴遑莫能自保中外士庶
咸願一統予職在直衛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
麾尅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
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衣
冠華胄信繫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

升清列賢子參軍亦秉國綱間者進軍宛唐計繇劉
順退衆閉城當是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早承風
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蹙弱勝敗之勢皎然
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勅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
遣送百代以來未見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
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標虛亂於七女失國信於
一州以足下明識陳見想必不俟終日如有孤背亭
毒弗忘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
無復祭祀之主墳隴乏掃洒之望進謝忠臣退慚孝
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本無

反心事繇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牋而
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愆塞嬰城愈固
其後琰將皇甫道烈栢倫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勔
因此又與琰書曰栢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跡
纏穢亂心秉忠誠憫然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
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
寄托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
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虬亦繼迹奔下劉胡困於殘溪
袁顓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
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

無一二南憑袁顛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疎畧示舉宏維此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携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亦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况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耶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凋耗者皇

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

南齊張欣泰爲軍主明帝建武二年圍鍾離城欣泰隨崔惠景赴救移魏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爭豈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按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禦之乃今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耶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通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

起而接戰乃魚鼈不通飛鳥斷絕偏師准左其不能
敗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
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土填隍拔而不能
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
之大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大半僅
以身返旣讐屈于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昨昔所爲
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
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會梁州刺史范栢年被誅其
親將李烏奴恐懼叛入兵中仇池楊文弘納之烏奴
率亡命千餘人攻梁州爲刺史王玄邈所破復走還

氏中嶷遣兵討烏奴田宅事業悉賜之又與氏族平
羗較尉沙州刺史楊廣香書曰夫廢興無謬逆順有
孱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栢年懷挾詭態
首鼠兩端旣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楊
文弘扇誘邊疆荒離栢年今已梟擒烏奴頻被摧破
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壽太守王道寶
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
守王安會領銳卒三千遮塗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
國將軍王抱較尉明惠昭巴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
太守栢弘稱益州刺史傅琰竝簡徒競驚選甲爭馳

雍州水步行次魏興并山東僑舊會于南鄭或抗舟
墊江或飛旂劍道腹背馳騰表裏震擊文弘容納叛
戾專爲淵藪外侮皇威內凌同族君奕世忠愍深識
理順想卽起義應接大軍以爲犄角討滅烏奴尅建
勤勞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擁百旅之衆師
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
靡傷殘之弊况蕞爾小豎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延
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
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銳權威除南勦寇
豈俟徵習但以剪伐萌苗弗勞洪斧撲彼蛟蚋無假

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所問
賞罰之科具寫如別使道寶步出魏興分軍泝墊江
俱會晉壽

蕭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將東昏侯誅戮群公雍
州刺史蕭衍奉南康王卽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侯
爲涪陵王使蕭穎胄夏侯詳移檄告京師百官曰西
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南郡太守南豐
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
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陂數
無嘗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救扶漢室方昏

虛午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克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祖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旦丕顯未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輳若迴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維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得稱焉而嗣主失綱窮肆凌暴十愆畢行三風咸襲居喪而無哀貌在蹙而有喜容醜酒嗜

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之宗望或國之虎臣竝勲彰中興功比申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涓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支殲宗之痛信心見疑忠而獲罪者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惠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亡命之民爲免死之計倒戈迴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蕭令君勲濟宗祀業極蒼珉四海蒙太平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基江夏王拘迫威

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迺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浮情
顯加鳩毒蕭令君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
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疎虞浸潤成災奄離怨
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既
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殄妖忍愚戾窮蹤醜惡販
鬻王威以爲家勢熒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
服宣姪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寰肆之間宵游街
陌之上提挈群臣以爲歡笑劉山陽僭受凶旨規肆
狂逆天誘其衷卽就梟剪夫天生蒸民憮之以君使
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絕親戚

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速斃九族內
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旣空百姓已
竭不卹不憂慢游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
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阡危三才
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於地南康殿下體自高
宗大挺英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
歲億兆顛顛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連帥家國
之否寧濟是當幕府身備皇宗情荷顧託憂深責重
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
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參軍軍主王法冠軍

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翹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
駕軍主宗史輔國將軍諮議參軍樂藹等領勁卒三
萬凌波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
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
軍主席闡右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軍主汪漾之寧朔
將軍中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
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
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破甲二萬
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將軍軍主鄧元起輔
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趣白

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
議參軍軍主沈忱寧朔將軍領中軍參軍軍主劉孝
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銓等帥組甲萬騎駱驛
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
天地爲之齟皇山淵以之奔沸幕府親貫甲冑授律
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鉦鼓紛紜雷動荆南
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
蕭雍州勲業蓋世謀猷淵肅旣痛家禍兼憤國難泣
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
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

遠近懸契不謀而同竝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離
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
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
克哉今兵之所指惟在梅蟲兒茹法殄二人而已諸
君德載累世勲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
迫群監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
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殄首者封二千戶開國
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
罰之信有如皎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

梁丘遲爲太尉臨川王宏記室高祖天監中安東將

軍江州刺史陳伯之叛入魏魏以爲平南將軍都督
淮南諸軍事詔宏北討宏命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
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
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
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麾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
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
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
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
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
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

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馳驅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棄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况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

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莫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撫茲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山河人情之自然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潯陽擁衆八千歸國

後魏慕容白曜爲征南將軍自瑕丘進攻寒廐城乃爲書以諭之曰天棄劉或禍難滋甚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無復紀綱薛安都嘗珍奇畢衆敬等得觀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藩皆

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
姦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固守斗城
尋卽潰散自襄陽以東至於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
化謂東陽歷城有志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
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猥總戎旅掃定此方
濟黃河知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躊躕
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我皇魏重光累
業德懷無外威武所撫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
能擬抗况於今者勢以土分劉或威不制秣陵政不
出關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哉

後周賀蘭祥爲大司馬明帝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
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渾曰
夫二氣旣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
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橫噬
龜玉已毀喋喋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
統天下東龕南翦無思不服天降有周世篤英聖遂
廓洪基奄荒萬國固則神臯西岳險則百二猶在卿
士師師群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
蘇也彼國世於西陲作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
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我先皇合垢藏疾仍存聘享

欲睦之以鄰好申之以婚姻彼國包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讐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臣乃文乃武受賑廟堂元戎啓行大傅燕國公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仗旄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

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關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浮識事空君臣相率輿視稽顙則爵等優除永藩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覲延時漏覆宗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齊王憲爲前鋒尅齊鄴城齊任城王楷廣陵王孝珩據信都有衆數萬武帝復詔憲討之楷令間諜二人

規視形勢候騎執之憲集齊舊將徧示二人又謂曰
吾所爭者不在沙等今汝還可卽充我使乃與楷
書曰山川有間每浮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空承茲
始屆兩河仍圖三魏二者交亂想無虧德昔魏曆云
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
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
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魏之英旣奔
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
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
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

畢命此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首路無俟傍議
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
莫不屈膝宣風遵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
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廈三
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
姓漢朝去此弗圖苟殉亡轍家敵身殞爲天下笑又
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
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扞城冀保區區之命戰
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
道并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

俟終日所望知機也

隋皇甫績爲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棄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庶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惟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讎成

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折骸未能相告况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弊之俗作虛僞之辭欲阻臣民之心徒感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

唐王茂元鎮河陽會澤潞劉從諫死子稹拒命武宗遣諸鎮以書告諭以利病禍福之宜茂元與稹書曰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告者

之不忠抑乃聽者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
一去不廻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
爲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
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切至於再三者誠以僕
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竝爲藩后昔云與國今則
親隣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飯具纔畢襚衣莫陳乃
眷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轍之
忠將覆樂書之族僕隸之所共惜兒女之所同悲况
僕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問猶存忍欲賣
之以爲已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能願

思苦口之言以定束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國嘗陷亂
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爲國屏
藩棄代之際人情帖然太師相國以早赴軍牙久從
征旆事君之節日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
仍以舊服納職修貢十五餘年於唐室爲忠臣於劉
氏爲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加其壯室之年奄有
壞梁之歎正上深固義烈是降絲綸俾足下還朝聽
國家後命其義甚著其恩莫備昨者秘不發喪已當
踰月安而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
望此用人繇茲保族是亦坐薪言黍東嘆云安智士

之所寒心謀夫之所辭舌矧於僕者得不動心竊計
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于魏氏襲侯欲以
逡巡希恩顧望謀立爾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
胡不度其始而議其終舉其華而尊其實願爲足下
一二而陳之夫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其
人也職則副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義顯
事順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猶
子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喪則
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
矣此施之於足下則有自立之罪擅命之尤得失之

間其理甚白又詳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
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
將倚以爲藩屏託以爲羽翼使以謀取使以數求細
而思之此又非計夫山高則羝羊自至泉浮則沉玉
自來已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
則勇者不爲鬪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吳淠有姦而
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
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災此之前車得不浮鏡憲
代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陽齊魯結連者
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據指掌之

地謂可逃形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
首裂支分闇者不能爲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
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齊之密戚楊太保與
蘇肇給事蔡之懿親竝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
其王師萃止我武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款輸誠
而入非不念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知恩非不懷惠
直以順逆是迫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
戚故也况足下大未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
勤於不義僕恐風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彭寵之家
不義之侯更出又計足下當恃大行九折之險部內

數州之饒兵士尚強倉儲且足謂得以久謀其更安
危哉此心自棄何遠昔者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
破朱滔于燕因田悅於魏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潞
大夫死不敢悲子死不致哭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
命爲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
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凶邪之性計未就
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
卒之守驅轡北闕棄屍南荒而潞之人猶老者捫髀
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加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
從史不義不暱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

二帥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貽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爲悖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又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墮家聲何事稽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固人心此僕所以對案忘殮推枕不寐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况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才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聽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弘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異圖之說橫議者屢興悖惡之疑人之多言亦可異也誰爲來者猶宜弭之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

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爲人侄則致叔父於不忠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面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又計足下爰自始初造次爲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乃者李尚書祐董嘗侍質之輩竝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効用於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圭符咸領旗鼓不能悉數厥徒實繁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委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効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遂致足下於不測阻足下之後圖故事具存可

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旒以歸雒師
秉象笏而朝魏闕必當勲庸繼代富貴逼身無爲隣
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尚淹歸款未整來轅戎臣
賈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帛一受牙璋四馳
魏衛壓其車直晉趙出於西北拔距投石者數踰萬
計科頭戟干者動以千群兼馳攬虎之材官仍率射
鵬之都督雷電大擊沙石可吞兵用火焚城兼水灌
魏趣邢郡趙兼洛州介二大郡之間是古平原之地
車甲盡輸於異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
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餓殍抗百道之

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
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
入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
之鼓角解樓上之梯衝喪貝躋陵飛走之期須絕投
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
中親信卽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戮笑靜
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幸惟鑒
前代之成敗訪用事之賓僚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
令畏威之易恃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餽劉氏之魂勿
汚潞人之俗封帛增歎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

表成敗之舉慎惟圖之

鄭畋鎮鳳翔黃巢臨長安詔京西諸道行營都統時畿內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污京師後衆無所歸畋承制招諭諸鎮將較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誓期正王室又傳檄天下曰鳳翔隴西節度使簡較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瑩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涵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兇殷道未衰而羿澆騁其殘酷

不無僭越尋棄誅夷卽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爲恢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乘乾躡三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于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而御瑤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嘗之暴雖加討遂猶肆倡狂草賊黃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熟耨不勵力於田疇輸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凶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

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貴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
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已
用百姓以爲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
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虐劉我征鎮
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
於草芥謂大寶易取如奕棋而乃竊據宮闈僞稱名
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燕巢幙以誇安魚
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七貴期分項羽之屍四塚
旣成待葬蚩尤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蓄貨財茫茫
赤縣僅同夷貉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犴之內固以

人神共怒行路傷心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
而待旦嘗泣血以忘殮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鳴狗
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卽離三蜀霜
戈萬隊鐵馬千群雕虎嘯以風生應龍騰而雲起淮
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
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
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上之蛇矛待掃關中之
蟻聚而吐蕃黨項以久濡皇化浮憤國讐願以沙漠
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
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賈勇

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矧茲殘孽不足
殄滅况諸道世受國恩身靡好爵皆貯興邦之畧咸
傾致主之誠自函雒構氛鑿與避狄莫不指銅馳而
背裂望玉壘以魂消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
速殄寇讐永圖社稷之勲以報君親之德迺鑿返正
豈不休哉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爲朝廷無能復
振及改傳檄而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
懼自是賊騎不過東西當時非改扼賊之衝褒蜀危
矣

樂彥禎鎮魏博時甚有軍政好延儒術之士有公乘
億李山甫者當時之英彥也皆置於幕下襄王愠僞
爲監國大原汴州兩軍方盛慮窺伺河朔因欲與幽
鎮軟血爲連衡犄角之僭乃致書諭兩鎮曰光啓三
年正月五日魏博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簡較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樂彥禎謹齋戒三日致書於二
鎮足下蓋聞天生蒸民而赫之君以司牧百姓手握
二柄禮樂征伐之所興勅寇奸雄之所懼是以大君
有率臨之典群后承專制之權內守憲章外憑教命
其或大盜移國黎民墜塗身居戎闔之榮手縮兵符
之重傍觀喪亂坐俟危亡旣虧社稷之謀又失子孫

之計此亦義夫之所慷慨烈士之所咄嗟敢以狂愚
伏陳英悟伏以我國家啓運開國承家創基三百春
秋億兆臣妾自辟兇蟻聚中寓土分乘輿奔走於道
途宗廟荒涼於草莽今者監國雖立朝綱已頽皇祚
莫知其所安蒼生莫知其所訴天子之威不能加四
海諸侯之力不能保一方弱者危而強者吞雄則飛
而雌則伏竟亦身殞名滅國家破離咸有其繇取鑒
非遠大約以諸藩捨本就末忘義背盟謀不相從言
不相信國是以間敵繇此興與其俱亡曷若共霸論
桓文之事則人未敢先爲魯衛之邦則誰爲不可是

以研詳典故揆度事機輒敢指陳庶裨權略今者秦
宗權起於織蠹漸恣狂鋒南苞荆襄北跨河雒屠城
拔邑暴物害人使父子不得相全夫妻不得相保血
肉塗地荆榛蔽天不織而衣人之衣不耕而食人之
食凶酷之甚古今所無竊據要津下視諸鎮而又河
東軍擁旄重地受國深恩稔宴安以未移縱貪婪而
不息奄有上黨又吞覃懷張皇威聲凌脅蕃屏皆蓄
併吞之志盡懷僭大之謀非謂未萌已觀成釁况孟
津之衆爭驗保姦汝水之戎果明濟惡仍且海內皆
困河南盡饑切料凶狂倍生窺顧若不早爲之計必

慮悔不可追非宜坐以俟危拱而受制或一隅失所則諸鎮可虞唇旣亡而齒必寒皮不存而毛安附而從事始先度禍胎將去本根要領巢窟况大河之內嘗山之陽東極海隅北亘蕃部與壤如砥列城似林億萬衆之甲兵百千群之鐵馬建牙樹屏仗鉞分麾周封者盡是賢侯漢拜者莫非名將彼唱此和連衡合從豈能西不如大原南不如蔡賊非惟可恥誠亦堪悲蓋繇久屬昇平素無交結慮爲姦人鬪謀或置隣道猜嫌思我同心共爲永計今請嘗山太尉幽州司空荊州司空滄州畱守嘗侍各命至親兒侄或弟

兄二人擇地築壇卜日赴會嚴修齋戒虔告神祇歎血誓詞藏之盟府然後以茲五鎮共爲一家有事則同謀有征則同舉扶持王室掃盪賊臣收陷失之士疆開朝貢之道路其爲大義莫尚于斯謹請當道李山甫判官奉書陳請呼天告盟指日爲誓虔聽明命以行壯圖社稷幸甚生靈幸甚時鎮州王鎔復書曰近承新使伏觀羽書側令計國之規實激懦夫之志竊自運貽百六禍遍寰區群盜薦興生靈無庇朝章國典誰爲稟命之人躡武窮兵孰是勤王之旅咸以乘虛窺伺觀釁憑凌以掠奪爲功以殺傷爲務皇威

所不能制天道所未能誅或徑越大河或竊居方鎮縱狼貪而未已畜虺性以難馴內雖以効順爲名外皆以亂嘗無懼遂至跨州連郡十室九空良繇諸侯各固一方不思同力自致喪牛之悔久虧刑馬之盟近則方布腹心冀完虞虢今明公論之以長策示之以壯圖結五鎮以齊盟俾一家而不異竊惟高義實邁前修顧魯衛以同歡誠敦夙契在江黃而列會願接下風况當道處河朔之中最爲唇齒據親咎之分寧異金蘭固當顯侯捧盤無渝匪石然以事關久遠議非一方必決定否臧審其同異待隣藩符會則決

劉相蹤

後唐魏王繼岌莊宗同光三年爲都統西討西川軍至鳳翔馳檄喻蜀郡曰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爲福聖人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久駐金鑿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而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文傳楊馬之風迎大駕以涉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冠乎日月勲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龜龍忽去蛇豕尋生遇此匪人據斯重地蜀王先父出身陳許擁衆巴庸接

王室之頻遷保邊隅而自大蓋屬昭宗皇帝方茲播越正切撫綏洗彼瑕疵潤之雨露縮紅旆碧幢之貴兼鳳池鷄樹之榮狂兇逢山漸展橫行之志鳴梟出穴曾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群凶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坤維誓絕却爲僭偽之謀烈士聞之撫膺懦夫見之攘臂洎茲餘裔益奮殘妖闇監擅權而勲賢結舌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內淫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而更納其短見侮我大朝輒橫拒轍之臂擬舉投羅之翼我皇帝仰膺玄譏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

安而金繩正惟茲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恤養之恩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浮所憫傷是命車徒以中弔伐步卒則轟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聒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遠近封巡不早廻翔中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管內有以藩鎮降者卽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卽授之刺史有以鎮縣降者卽付之主守有能見機知變誅斬僞命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陣交鋒之際有以萬人已上

降者授之節度五千人已上授之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之主將有蜀城將較誅斬偽主守領降者授以方鎮如蜀主主衍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卽授之方面其同謀將較當加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落在蜀者苟能率衆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偽所救者萬姓瘡痍况蜀主宗枝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寬只知僞梁挾我皇威窺吾大寶爲四十年之巨寇覆十九葉之丕基昨國家平定中原只誅元惡列藩牧伯

咸不替移闔境生靈一無搔擾雖蜀中遐僻亦合傳聞各宜審計變通速謀歸向據茲事件得以旌酬勿謂無言竟貽後悔故茲示諭各宜知悉時排陣斬斫使康延孝將勁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撫使李嚴與延孝同行散人齋微以喻蜀部

受命忘家

強明

多口自強不思書曰明作哲蓋強者臨機而有斷明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七十八

強明 德義 引咎 不顧親

受命忘家

強明

易曰自強不息書曰明作哲蓋強者臨機而有斷明者遭事而不惑况夫折衝邊圉濯清寇戎軍政貴平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一十七

事機尚速故有負英果之畧懷譴發之材周知敵情
詳辨疑謬俾姦偽之黨畏其聰明貔虎之師伏其雄
毅克貞師律用集茂勲者焉

漢項梁舉兵吳中部署豪傑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
曰某時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辨以故不任公衆乃皆
服

吳孫韶字公禮為廣陵太守遷鎮北將軍在邊數十
年自大帝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大帝
還建業乃得朝覲大帝問言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
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

貌都雅大帝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
加領幽州牧假節

顧譚代諸葛恪為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
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都督七州軍事侃在軍四十一
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
中路不拾遺

後魏賀狄干為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崇為對明
于聽察為人愛敬

孟表為南交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潯陽齊遣其豫

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城中食盡表戮力固守初荐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卽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內應所攜妻子竝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汝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

唐王忠嗣爲河東節度採訪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制訓練士馬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名以罪之人皆自勸

李晟爲隴右副元帥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某事雖廝養小善必記主名

王鏐爲淮南節度使明習薄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奸惡鏐必究之嘗聽理有遺匿名書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鏐鏐內之鞞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鏐探取他書焚之人信其所以匿名者焚也旣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事連其所告自因按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爲神明

王滌爲海沂密節度使邦實新造人多獷驚滌明法制董師旅軍鎮大理

梁謝彥章臨敵御眾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敦陣整旅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喻其迅捷也故當時騎士咸樂為用及其遇害眾皆惜之
昔劉處讓授章德軍節度使處讓勤于公務孜孜求理撫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

德義

夫德以施惠義以服人君子之道也然而處將兵之

任當授鉞之寄甲冑斯探山立而玉色桴鼓既急有進而無退必出奇而尚詐亦示威而闢力乃有器識宏遠性質醇茂動不踰禮言必有信體寬仁之度崇廉讓之風開懷而不疑臨事而必斷用能貞師經武翼王庇民樹厥風聲垂之不朽豈孟子所謂仁義無敵於天下者其是之謂乎

楚大夫司馬子反魯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

據上楚鄭平不書大其平乎已也

已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已

據大夫無遠事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

堙而闢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距堙上可下城具

馬子反日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憊意也

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折破人骸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

矣憊雖然雖如所言吾聞之也圍者占有見枹馬而秣之

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枹者以木御其口不使令食粟示有積畜使肥者應客亦飽是

何子之情也猶曰何大露情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

則矜之矜閱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幸僥也吾見子之

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諾者受語辭勉

之矣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

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

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如何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

炊之莊王曰噫甚矣憊雖然憊已吾今取此然後而

歸爾意未足也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

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

子反曰以區區之宋區區小貌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

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絕子反語舍而止更命

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雖宋已知我根短吾猶取此然後歸爾欲徵根待

也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

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

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

晉大夫郤獻子將中軍魯成公二年春晉伐齊及衛地韓獻子將斬郤獻子馳將救之既至則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六月獻子追及齊君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宛茂為右載齊侯以免左軍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人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荀吳穆子也鼓自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

鼓

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

知所適事無不濟

愆過也適歸也

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

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

無以復如所好

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

力而行吾不可以郤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

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

猶有食邑故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

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

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

安衛保守

賈怠無卒

卒盡也

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

奕差也好惡不愆城不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苟吳心其能獲故因

以示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

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

名也

趙襄子率師伐中牟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成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後漢馮異為偏將軍每勅力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

營之後相逢引車避由是無爭道變鬪

馬騰為前將軍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

民命三輔甚安愛之

蜀諸葛亮為丞相出師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

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

賀亮顏色愀然有憾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

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

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

趙雲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伐趙軌範寡嫂曰樊氏

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

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吳陸抗為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慚抗後為大將軍領益州牧郡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虞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于今

一日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于是吳晉之間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

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于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况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為失臣節兩譏之

程普為裨將軍先主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

孫皓為征虜將軍督夏口兵候常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皓皓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欲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

呂蒙為偏將軍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

子弟幼弱大帝悉以兵弁蒙固辭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帝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直如此

吳粲字孔休為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縋繼斷絕漂沒渚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余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

凌統為偏將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大帝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帝曰且令如統足矣後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晉羊祜為衛將軍時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嘗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關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吳

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藩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郡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于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

劉弘爲鎮南大將軍荊州刺史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河關王顛使張光爲順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據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

德義
卷之四十一
帶爲也展深恨之

陶侃爲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二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婆正坐諸君輩

宋蒯恩行參軍龍驤將軍時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嘗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

劉懷慎爲中領軍征虜將軍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

黃回爲龍驤將軍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蕭道成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王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

梁鄧元起爲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劉季連拒守元起尅之城內財寶無所私勤卹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

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士翕然稱之
韋叡爲輔國將軍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墻壁皆
應準繩

陳魯悉達爲安左將軍江州刺史悉達雖仗氣任俠
不以富貴驕人

後魏慕容白曜爲南征大將軍攻宋無鹽等戍一旬
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士斗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
凌城殺數百人宋將房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
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白曜雖在
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纂婦

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

張讜爲平遠將軍東徐州刺史讜性通開篤於撫恤
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
勢家亦推懷陳欸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
允之徒亦相器待

陳忻爲驃騎大將軍與韓雄里門姻婭少相親昵俱
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捍二人相赴嘗若影響
故得數對勅敵而嘗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于撓強
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

王羆爲驃騎大將軍鎮華州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

冊府元龜 德義 卷之四百一十七
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笞極以是
人有逃散唯羅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
而無怨讟

唐李靖爲行軍總管旣尅江陵降蕭銑時諸軍咸云
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旣重請籍沒其家以賞
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旣受驅迫拒戰
豈有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
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
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
以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

城聞之莫不爭下

契苾何力太宗征遼時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爲賊
所圍被稍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及拔賊城
勅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言犬
馬猶爲其主况於人乎彼爲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
臣者是義勇也本不相識豈是仇讐遂捨之

劉昌爲涇原節度使初至平涼刦盟之所收亡歿將
士骸骨令聚而埋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
梁劉劓唐末刺淄州署行軍司馬及韓全誨矯詔徵
天下兵劓以偏師陷兗州一夕而定軍城晏然市民

無擾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時從周爲節度使領兵在外州城爲剽所據家屬悉在城中鄒善撫其家移就外第供給有禮升堂拜從周之母及從周攻城鄒以板輿請母登城母告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至不異于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劉將軍與爾各爲其主爾其察之從周獻欵而退

晉張希崇自小校正授節旄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素樸厚尤嗜書蒞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畜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其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言

引咎

虎兕出匣守者之過師律或否咎將誰執其有處萬夫之長當闢外之寄失先人之志貽脫輻之凶或督攝過嚴頗致携畔或號令不振動爲糾紛或固守而靡終或屢動而無狀謀慮非遠悔吝斯至而能露章自劾素服請吏乞還旄節願上印綬不尤人而求免惟責已以負媿復有庭辯主帥之直獨當偏伍之罪不以讒口而怨上不以私憾而害公靡蔓芥於厥心但感歎而內訟至或夙負英畧克集元勳猶恨夫昧過之未能致國之有難非忠義慷慨同體盡節之士

疇能議論至此哉

晉大夫荀林父魯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師歸桓子請死桓子林父諡晉侯使復其位

秦蒙恬始皇時為內史始皇使恬將三十萬眾北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及二世立遣使者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叛能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

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上也恬喟然大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

後漢鄧禹光武時為大司徒與車騎將軍鄧宏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

魏朱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

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存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卽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奸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雒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

鍾繇爲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時詔徵爲東河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椽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下拜杜畿爲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雒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奸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其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旣無德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椽衛固誑迫吏民訴訟之言交

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
皆由繇威刑不攝今臣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
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
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
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
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
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
縻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
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
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所當宜爲繇輕慢憲度不

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
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
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
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
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焉適議免冠徒跣伏須
罪誅詔不聽

蜀諸葛亮後主時爲丞相率軍出祁山使參軍馬謖
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
爲郃所破亮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
據親秉旄越以屬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

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是時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投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請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而功可矯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練簡民忘其

敗矣

晉虞潭成帝時爲吳興太守蘇峻叛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部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于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王章爲將軍當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司馬殷融詰陶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

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

庾亮爲中書令蘇峻叛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敗乘小船西奔陶侃至尋陽旣有憾于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峻平成帝幸温嶠舟亮得進稽顙鯁噎詔群臣與亮俱外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後爲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亮以石勒新死有平中原之志乃上疏請行而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

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

褚裒康帝時爲征討大都督遣徐龕伐沛龕爲石遵將李蕘所敗死傷大半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師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

桓冲孝武時爲車騎將軍鎮江陵時符堅遣其將符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將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冲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

請解職不許

桓豁爲征西大將軍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竝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

謝玄爲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破苻堅後威振河北所至皆降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棗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旣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叛執滕恬之又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

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旣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旣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軍

宋張永前廢帝時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永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南齊王洪範爲青冀二州刺史啓求侵魏得黃郭鹽倉等數戍後遇敗覆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陰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盥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

梁王茂從高祖義師平建康為領軍將軍群盜之燒
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為盜所射茂躍
馬而進群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避射盜自表解職優
詔不許

王國珍為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
夏侯道遷以江州降魏國珍步道出魏與將襲之不
果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
縣侯

後魏江陽王繼為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
者擁部民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

稟繼節度孝文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常朔清
定繼以高車擾叛頻表請罪孝文優詔諭之

穆羆為征東將軍時西河胡叛羆欲討之而離石都
將郭維頭拒違不從羆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攝下請
就刑戮孝文乃免維頭官

劉昶為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義陽拒守不尅昶
乃班師太和九年孝文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
勅專征尅殄凶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
聽斧鉞孝文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
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旣暢不失其本朕亦無尅而還

豈但卿也

夏侯道遷初爲齊輔國將軍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棄戍南叛入梁爲征虜將軍莊丘黑長史及黑死陰圖歸順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于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臣往日歸城誓盡心力超蒙獎擢灰殞匪報但比在壽春遭韋瓚之酷申控無所致此徂狂是段之來希酌昔遇勲微恩重有覲心顏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

辛纂爲荊州軍司馬道行臺孝莊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爾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于時朕亦北巡東中不守豈卿之過

後周于謹初仕後魏爲積射將軍隨廣陽王元深征鮮于修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于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畧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純臣矣靈太后詔于尚書省門外立榜募能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王曰今女王臨朝取信讒佞脫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腹深遂許之謹遂到墜下曰吾知

此人衆其詰之謹曰我卽是也有司以聞靈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解捨之

唐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擒頡利可汗來獻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紀綱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

李勣德宗時爲河南汴宋滑毫河南等道都統鎮汴州李希烈叛悉爲寇勣城守累月救援莫至遂潛師潰圍南奔宋州詔以司徒平章事徵之旣至朝廷援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勣引過備位而已

李晟爲京畿副元帥平朱泚德宗自興元還宮晟以戎服謁見於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清宮闈威肅復跪而言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致鑿輅再遷及師于城隅累月方殄賊寇皆臣庸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伏于路左帝爲之掩涕命給事中齊暎宣旨令左右起晟于馬前

渾瑊鎮河中詔授平涼盟會使至盟所吐蕃背盟瑊偶得他馬跨而奔馳副使崔漢衡已下竝爲所執瑊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而後見

梁劉鄩末帝初爲開封尹遙領南軍節度使旋屬晉人攻河朔劉自華縣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于故元城王師敗績鄩脫身南奔自黎陽濟河至魏州劉授渭州節度使詔屯黎陽貞明三年二月晉王悉衆來攻黎陽鄩拒之而退及鄩歸闕再授開封尹領南鎮軍節度使其年河朔失守朝廷歸咎于鄩鄩亦不自安上表避位九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團練使

不顧親

威以克愛良將所以有功義以滅親忠臣所以徇節蓋夫授鉞而出固敵是求師律尚嚴軍事貴斷故有忘家徇國以義掩恩九族陷于寇讐攻之而弗顧六親干於約束殺之而無赦三軍感義而心奮萬夫畏威而股栗故能排禍難於社稷戮鯨鯢於邊圉空乎鋤以茅土紀之旂嘗者矣

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羊啜之盡一杯

魯將吳起齊人伐魯魯欲將起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乃以爲將而大破齊

後漢李忠字仲都更始立拜爲信都都尉與太守任

光同奉光武以為右大將軍從至苦陘

苦陘縣名屬中山

王

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納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先是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也光武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報效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

邳彤為後大將軍從光武於河北時王郎所置信都

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于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

趙苞字威豪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

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卽進戰賊摧敗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殫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郇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天下遂歐血而死

朱靈爲袁紹將清河季雍以郇叛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

魏陳登漢末爲廣陵太守時太守討呂布軍到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奸張弘懼于後累夜將登三弟就登布旣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

鍾繇爲司隸校尉時袁譚遣郭援略取河東太祖使繇率諸將討之龐德爲軍鋒德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德曉後於韃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後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晉郭默河內人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遣衆自爲塢主撫循將士甚得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餽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宋劉粹爲征虜將軍初與謝晦厚善晦以粹子曠之爲參軍晦叛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還粹亦不害也

蔡那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明帝卽位四方叛亂那受任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

梁羊侃爲督官尚書侯景叛逼城侃長子鷲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鷲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之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也隋崔弘度仕周爲上大將軍尉遲迥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破鄴城迥窘迫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

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迺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丹曰汝可取迺頭弘丹遂斬之

堯君素煬帝大業末爲河東通守唐公義兵攻之不尅仍賜全小幼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唐屈突通隋末爲左驍騎大將軍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義師起大王遣通屯河東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斬之後聞京師平家屬盡沒率兵東下將

如雒陽劉文靜遣竇琮段志玄等追之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讐命左右射之衆知京師陷皆釋仗通乃降後爲兵部尚書判東道行營僕射從太宗下王世充時通有二子竝在雒陽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旣不能死實荷再生當自此之時心口相視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今此行也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歎息曰徇義之夫一至於此

僕固懷恩爲金微都督肅宗卽位于靈武懷恩徙郭子儀赴行在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騎于河上

李晟爲神策軍使討朱泚屯兵渭橋神策軍家族多陷于泚晟家亦百口在城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婿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遽命斬之

梁王彥章太祖開平中爲先鋒馬軍使澶州刺史晉人攻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晉王遷其家於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卽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被害

周劉仁瞻仕江南爲壽州節度使法令嚴肅世宗顯德中征淮南重圍之中其子崇讓犯軍禁卽令斬之故能以一成之衆連年拒守

受命忘家

傳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蓋軍旅之事安危攸司將帥之任社稷是毗固當以孝

冊元龜受命忘家 卷之四十一
而資忠以義而割愛受詔引道初無辨嚴憂國忘身
靡顧私室聳英烈之風槩爲忠毅之模楷宜乎錫以
土宇紀之祈嘗者哉

漢霍去病武帝時爲驃騎將軍帝爲治第令視之對
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益重愛之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每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
辨嚴之目

南齊呂僧珍爲太祖領軍主簿祇賊唐瑀寇東陽太
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
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

益以此知之

梁胡僧祐事元帝爲鎮西錄事參軍因諫忤旨下獄
大寶二年侯景寇荆峽圍王僧辨于巴陵帝乃引僧
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
祐軍發謂其子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
則凶朱凶則凶白也帝聞而壯之

北齊庫狄干爲太傅及高仲斌以武城叛神武討之
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遠家見侯景不遑食
景使騎追饋之

後周李弼初仕後魏爲左大將軍弼每率兵征討

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如此

唐李光弼爲大原尹肅宗至德二年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庭珣四僞帥衆十餘萬來寇大原圍城三月光弼自賊圍城城中遷一小幕止宿有急卽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回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高崇文憲宗元和初以長武城使統神策兵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出師

